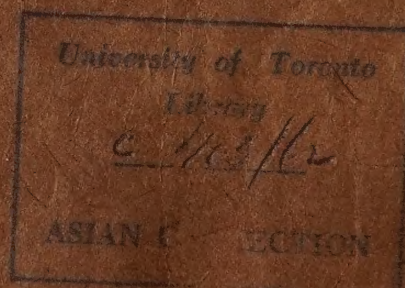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幷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

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
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
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
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
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
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
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
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

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偏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

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
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鎭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
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
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
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
忿然曰晛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
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
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
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
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

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爲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閒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

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逑請約盛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賫金寶盡輸之
約所得旣多稍以謝逑逑因曰此晉王之賜令逑與
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逑因逼廣意說之曰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
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
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
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
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
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

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

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
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
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旣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
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
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
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
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
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
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淅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

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衞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撿校劉

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撿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囘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

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緜來何必是其體肖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緜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嘗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

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衞大將軍元

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枯槐尤宜取火時衞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

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衞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衞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

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君綽遊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乂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

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閒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

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

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纔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奸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

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
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十一月戊子立
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宫官不
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
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爲左
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宫付太子廣掌之勇自
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
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
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
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

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
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
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
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
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
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
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
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
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閒蟲所

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
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
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
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
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
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
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
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
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
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

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

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
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
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
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
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
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
祥幷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
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
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
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

盡之閒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銜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

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久之
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
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
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
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
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
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
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
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
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

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千數後庭伎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

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埶日隆搢紳之徒
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
繇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
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有虞必爲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
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
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鑑古
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
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

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
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
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
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旣被疎吏部尚書柳述
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繇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
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
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
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旣崩宣華夫

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

述嚴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
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
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
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
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
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
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
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
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

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幷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

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

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逼逼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埶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

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
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
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
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
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
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
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
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閒事可定矣諒
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

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
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
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爲
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䍦詐稱諒
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
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渤海高
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
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
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
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

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

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勤宿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冑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

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鋭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渤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

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

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繇軍司具對素卽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

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頍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

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頍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

孽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張溥曰獨孤伽羅周衞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後竟爲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婚劉季遂啓漢室事適然也文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子同母少長咸㝷謂可百世無患乃秦王死最蚤疾繇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

免冠就第臨死僅哭數聲祭以鹿脯父子天性
薄何若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
太子勇廢楊素陰陽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
之文毒於陳舞英君察后昏而不覺遂至兒女
譖愬至尊流涕飲食媟褻宮禁爲獄帝固鑒高
歡縱子不知其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素閒之
華山偶人冤同漢戾帝責彼十罪幽於內省獠
婢給役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弑立漢王起
兵羊羔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蹙絕屬幽死爲
時幾何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蠱傷妒妃

爲虐其他死廢皆成於廣文帝皇后愛其老醜給事樂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爲德器孰知窮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媪東宮無鴆毒之謀而謗成貝錦藩王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蓋玩父母於股掌而速欲取償於天下也獨孤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迥女孫后卽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妒之害其所身嘗獨不可爲太子勇雲昭訓寬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廣彼遣女謁者節不固於老耄而僞恭儉者

亂獨流於天親父子交譏後悔何及高熲妻死
其妾生男諸王朝士妾或有娠於后無與也必
嫉而斥之既妒其夫復妒其子既妒其君復妒
其臣后年有盡后妒無窮不舉天下殉之曷止
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三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

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鍜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

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眞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眞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

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婚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衞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

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婚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卽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

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婚於齊

九年　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

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衞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母貴

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

鉢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怒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眾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

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
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
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
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
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
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
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
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

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充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

爲上柱國餘勳囘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乂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

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

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於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

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卽奔敗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

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
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
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
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
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
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
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
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
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
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

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總管命李崇
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
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
達頭可汗請降於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
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
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
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
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
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皇帝是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絶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

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爲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

契使於阿沙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

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歷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於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閒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

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
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
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
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
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
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
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
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
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
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

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敎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屛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屛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

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撿按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幷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

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七月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

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閒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賜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

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

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遣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

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

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鎭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鎭邀擊斬虜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

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

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

韓洪於恆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
十一月詔以楊素爲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
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
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
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
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
幷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
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

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止於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埽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

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大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旌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

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

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衞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

之二旬而畢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

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幷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

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

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張溥曰突厥者匈奴别種世傳其先爲狼生有牝狼十男各爲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繇始也土門强盛求婚蠕蠕阿那瓌詈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𧰼然羞言婚媾中國降女舉朝不慚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

門旣稱可汗其後木杆强大曰爍周齊敵國咸結爲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佗鉢無禮呼爲在南兩兒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佗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罔忌公主華人獨無媿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讎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寧得已哉安遂迦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樛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爲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

計務立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副宇文神慶送
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
遂設策攜貳招其主爲隋藩臣季晟奇略鄭吉
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
子達頭可汗沙鉢略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略先
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爲沙鉢
略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
沙鉢略敵沙鉢略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
須歷受朝也莫何沙鉢略弟都藍其子也沙鉢
略舍子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

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間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爲啓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啓民益大樂爲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翦爲中國所患反見德願效死蘇張縱橫功皆繇晟然晟始不爲勝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繇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

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

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

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

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塡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

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

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
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愼碣石
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
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
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
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
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
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
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
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

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御營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内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亙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

糧既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

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歛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衞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

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旣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

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翼衞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

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矟幷衣資戎具火幕人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有遺棄米粟者斬

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覩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旣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旣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

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抄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衞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

將士犇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

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衞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於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

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

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

治立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犇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眾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

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
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
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
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
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
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
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
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
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

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張溥曰高麗之釁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啓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辮擎肉韋韝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强夷稽顙溝漊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躓踁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革心恭順

年百餘歲死爲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
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
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
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
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
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強三倍於齊戰馬百萬
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
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埶宜然顧困獸求鬬雖小
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
窮海高麗爲主隋人爲客彼勞此逸埶百懸殊

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
旗鼓角亙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
絕域令稟中朝觀望戰鬬得完者也九軍渡遼
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
有喪無得人君愼無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
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
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
哉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
兒兵捷畢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
坐失機會然卽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儌中

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四

閩[illegible]帝王曦伐殷[illegible]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四

